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汉魏六朝小说选

桑林佳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汉魏六朝小说选

桑林佳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魏六朝小说选 / 桑林佳选注.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 汉... II . 桑... III . 小说—作品集—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168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汉魏六朝小说选

桑林佳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7.875 印张 142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80680 - 195 - 2 / I · 114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固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庸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一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即想倚仗美饰小的道理来追求高的好的名声,这样来达到大的目标可就差得远了。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微小的道理、琐屑的言谈。《荀子·正名》说:“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他是把“智者论道”与“小家珍说”相对举的,即指其为浅薄的言论。但后世的小说正是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发展过来的,这里关键是“饰”,以故事来“饰”那些小的道理,于是“小说”就成了故事了。

唐前的小说一般都称之古小说,古小说都是文言短篇小说。古小说在兴起初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说鬼怪谈神异的,称志怪小说;一类是记载现实人物轶闻琐事的,称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志怪”一词,如同“小说”也出自《庄子》,其《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志怪”,即记载怪异故事。“志人”一词,首先是鲁迅使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有“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一讲,想必是对应“志怪”而出“志人”。

在古小说兴起的初期,志怪小说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两汉时期的志怪小说就其体例格式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类: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与杂闻杂记体。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最著名的是《神异经》与《十洲记》,旧题为东方朔作,其实是伪托,但可确定是汉时人的作品。《神异经》共九篇,分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

北、北、东北、中等九荒的山川道里、神灵异人、草木鸟兽，从内容到结构及笔法都模仿《山海经》，如《山海经》有西王母故事，而《神异经》则有东王公故事。所不同之处有二：《神异经》“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与“间有嘲讽之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语）。《十洲记》或称《海内十洲记》，记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八方巨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德州、凤麟洲、聚窟洲，于是就向东方朔询问，东方朔依次称这十洲及沧海岛、方丈洲、蓬莱山、昆仑山的灵宫仙第、仙草灵药、珍禽异兽等。地理博物体另有郭宪《洞冥记》，记载与汉武帝、东方朔发生牵连的神仙怪异之事，其重心也在记述绝域遐方的贡品及异地的风土人情，是以当时西域诸国的传说为本的。随着人类实际地理知识的丰富与疆域的实际开发，这类地理博物体故事必定逐渐尚实，于是，这类小说也就渐渐衰亡不盛了。

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有佚名《燕丹子》；有《汉武故事》，旧题班固撰，但不可靠，全书围绕汉武帝这一中心人物与求仙这一中心事件材料构成长篇；《汉武内传》不详撰人，敷演、增衍、美饰西王母降凡会见汉武帝故事，颇有汉代辞赋铺叙之风；《刘仙传》，西汉刘向撰，所撰神仙人物的仙气无非两点：一是不食五谷而餐霞饮露尝花食石，一是死而复活或长生不死，亦有人神恋爱故事，情节优美、抒情委婉。两汉的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总的来说体现出—个由神话向小说转化的过程，其中所写人物，一是古人近人今人等历史人物，一是古代神仙。就前者而言，现实已经证明这些人未曾成神成仙，所以只能写这些人与神仙交往以突出神奇性；就后者而言，神仙都是依照当时方士宣扬的求仙活动的理想来塑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神话的变异性特征逐渐被凝固化，且随着求神求仙活动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这类小说也逐渐衰落不盛。

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记录古今鬼怪神异之事，比起地理博物体与杂史杂传体来说，在取材与写法等形式上都有较大的自由，它

真正脱离了神话内容与形式上的窠臼而自立门户,真正体现了两汉志怪小说的兴起。今可见的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从其被收录的处所可分为两类:一是专集或某著作中专门的一部分,如陈寔《异闻记》、应劭《风俗通义》的《怪神篇》;二是散见在其他著作中的单篇志怪故事。

二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以杂闻杂记体最盛,著名的有:魏曹丕《列异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孔约《志怪》、王浮《神异记》、祖台之《志怪》、荀氏《灵鬼志》、戴祚《甄异传》,南朝宋陶渊明《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与《宣验记》、刘敬叔《异苑》、齐祖冲之《述异记》、梁任昉《述异记》、吴均《续齐谐记》、王琰《冥祥记》、陶弘景《冥通记》、北朝颜之推《冤魂志》等。其中以干宝《搜神记》独占鳌头,一压群芳,且兼有杂史杂传体与地理博物体的内容,具集大成的意义。这个时期的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不多,以东晋葛洪《神仙传》与后秦王嘉撰、南朝梁萧绮录《拾遗记》最为著名。这个时期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数量很少,只有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郭璞《玄中记》与南朝梁江淹《赤县经》等。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此时期浓郁的宗教空气对志怪小说的促进。汉代道教始兴,至魏晋时大盛,南北朝时不衰,它是神仙思想和种种方术的混合物,其外在表现是鼓吹羽化升天、长生不死与画符诵咒、消灾除祸,诸种法术横行,迷信空气笼罩社会。汉代佛教初传,魏晋南北朝时尤盛,十六国与北朝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南朝梁武帝则把佛教定为国教,一时间轮回报应、鬼神显验之说尘嚣甚上。当时的志怪小说以杂闻杂记体为尤盛,也就是以当时当地生活中流传

着的鬼怪神异故事为主，而不是以往古与他处的鬼怪神异故事为主，人们对鬼怪神异的兴趣专注于自己周围的世界，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是宗教的盛行。其二，清谈的盛行对志怪小说的影响。魏晋以降，清谈的内容大致有三：一是品评人物，二是亢言玄理，三是闲谈。品评人物时会涉及人物与鬼怪神异有牵扯的传闻，这就是志怪小说。亢言玄理，进行纯理论的思辨，不受具体事物的牵累，故此类清谈不大会有鬼神故事。闲谈以博闻洽见为高，此中就包括“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葛洪《抱朴子·疾谬》），这正是志怪小说的内容。看来《论语·述而》所称“子不语怪、力、乱、神”已不合时代需要，魏晋南北朝人以能谈“怪、力、乱、神”为时髦。其三，志怪小说盛行的原因还在于许多志怪小说的作者或为道教徒、佛教徒，或为相信鬼神乃实有而叙述异事的文人。前者如作《神异记》的王浮，他是个道士，与佛教僧侣争邪正，曾作《老子化胡经》诬谤佛法，佛教徒则称他在阎罗处被锁带械；作《玄中记》的郭璞是个阴阳数术家；作《神仙传》的葛洪，素喜导养之法，精通炼丹之术，死后人称升仙而去；作《拾遗记》的王嘉，平日清虚服气，能隐形，是个道教徒；作《幽明录》与《宣验记》的刘义庆，晚年奉养沙门，笃信佛教；作《冥祥记》的王琰，幼年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作《冤魂志》的颜之推，自称三世轮回、善恶报应是很可信的。后者如作《博物志》的张华，本是一个方士气味很浓的传奇人物；作《搜神记》的干宝，是个十分迷信鬼神天命的人，称作小说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自序》）；等等。

三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按其故事内容可分为以下诸类：

1. 鬼怪类

何为鬼？《尸子》云：“鬼者，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何为怪？《说文解字》云：“怪，异也。”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云：“凡奇异非常皆曰怪。”志怪小说的鬼怪类，是指记述人死而复活或死而成鬼所干出奇异非常之事的小说，此中最以女子死亡成鬼仍孜孜以求幸福婚姻最为引以佳话。

2. 仙人类

何谓仙？《释名·释长幼》云：“老而不死曰仙。”仙就是长生不老之人，或泛指天界之人；仙人类志怪小说，反复强调的都是这一点。

3. 幻术类

幻术，变化的法术，空变有，有变无，真真假假，诸如今日变戏法之类，或更有甚者。幻术故事，多见于对西域僧侣、外国道人的记载，也有中国传统的幻术。

4. 动物类

此指动物作怪或动物变人、人变动物之类小说。有的记载动物变人而未害人，而人多事要去害它们；有的记载人变成食人的动物，成了人的对立面；有的记载动物作怪，人不理它就是了。我们大都能从中读出某些寓意来。

5. 植物类

此指植物作怪或植物变人、人变植物之类，此或为某种事件的征兆，或即民间所说的成精之类的故事。

6. 器物类

此指器物作怪或器物变人之类，或为道士僧人以物作怪整治不信妖邪之人的故事，或为器物具有某种神奇性而令人也有一段神奇性的经历。

7. 天文地理类

此指天文地理显示出的祥瑞或灾异及与天文地理有关的神怪

故事,但一般来说故事性不强,因其笔墨多付诸天文地理的描述上了。

8. 帝王类

受神话影响,志怪小说中多关于历代帝王的神异故事与传说,或如《拾遗记》一般为专书,或常列在志怪小说书的首卷或卷首,以示尊重。此中有帝王出生的故事、帝王本人的故事、帝王出巡所见所闻、帝王之死的故事等种种神异鬼怪之事。

9. 神类

何谓神?《说文解字》曰:“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神,其大者为天神或上帝,其小者为世界某一部分的主宰。在一定条件下,什么都可以成为神,此处所说的,则指以人形出现的神,或禀天地之气而生,或死后相变而成。这些神或作福于人,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或作祟于世,是恶神,是人们叩求哀告的对象,但不论神能作出什么事情来,总归是高高在上的神了。

就文言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初具规模。只具有“粗陈梗概”的情节,只是把情节叙述完整而已,还未及使之曲折化、复杂化;小说人物大都也只是事件的主动或被动的执行者,其性格不甚鲜明;小说语言以讲述清楚为尚,以质朴明白为主;小说人物对话较少;细节刻画时有时无。但是,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与努力的演进之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从外部来看,篇幅增大;从内部来看,主要是故事性增强了,如情节日益复杂化与细致化,并与结构的精心安排相得益彰,人物性格与外部环境描写的关系也加强了。其实,上述种种志怪小说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分类上杂闻杂记体独盛就可以看出来。地理博物体以山川道里为纲来记述事物故事,首先是山川道里本身没有什么故事性,其次是所记事物有的也是没有故事与人物的,因此很难在结构、情节、性格等小说艺术性方面有所提高。杂史杂传体写帝王则受到历史真

实的限制,写列仙则真正有故事可说的仙人也太少,且还要顾及其整个生平的述说,这当然会冲淡其故事性,而对其升仙过程的描绘,则又有千篇一律之嫌。惟有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能较为充分地发挥故事性,因为只有其故事具备神奇怪异,才使之有被记录下来、传播开来的可能。于是,在故事的叙述中,事件情节的结构安排被注意到了,人物性格在事件进程中有所凸现,外部环境的描写也有了。志怪小说的种种发展,为唐传奇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拓展了道路。

四

先秦时记载人间之事的文体,或有历史散文,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这是实人实事,或有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所记者或实人虚事,或虚人虚事,总归是虚事。尽管历史与寓言都是“志人”,但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志人小说的兴起实与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旨在记录社会上的鬼神怪异及其与人交往的故事,那么,人间是否还有其他异闻呢?答案是肯定的,于是也就与志怪小说记录异闻的同时,出现了记录人间之异闻,如邯郸淳《笑林》,把人间可笑之事提供给人们欣赏。又如葛洪《西京杂记》,记载西汉人的遗闻佚事。但这些都不是典型的志人小说。东汉以来有清议清谈之风,评论人们的行为言论德操,至魏晋时,这种对人的评议的内容转向对奇异言行——精神面貌的注重,而清议清谈更助长了人们追求奇异言行以显示其精神面貌。进而,人们有意识地把时人对社会人物的才情、气质、风度、格调、容貌、性灵、能力、智慧等的评议记载下来,这就是志人小说。志人小说的产生,又给更广泛的人们提供了欣赏评议这些不同寻常的言行与精神面貌的机会,进而更鼓动人们超脱礼法及各种外在束缚,去追求人格之美与精神之美。

裴启《语林》是标志志人小说真正形成的作品,《续晋阳秋》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这条记载表明志人小说记载的异闻是士人不寻常的言行与精神面貌。稍后有郭澄之《郭子》,也是志人小说形成期的作品。《语林》、《郭子》所载人物,都是历史实有,所载之事,也可视为历史实有。但是,这些事又都是琐事,有些甚至只是一个细节或一句言语,这些事与言语又都是充满理想色彩与感情色彩的,作者的口吻或津津乐道或以调侃出之,这就使其具有某些虚的意味。志人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即在于此:历史记载人物的大事,且是人物一生的系列事件,历史又讲究纪实,有善扬善,有恶记恶;志人小说则不是这样,其选择的标准是能够表现士人的风度气质的琐事小语。自《语林》、《郭子》出,志人小说已成此格局。

公元5世纪,志人小说的高峰——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诞生了,过了六七十年,刘孝标为其作注。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世说新语》即生动细致地刻画出这一时代(尤其是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描绘出他们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以及他们的智慧、热情。全书记述当时士人的言语谈吐与闲闻逸事,但并非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神明;书中所载的人物容貌、谈吐、举止行为、生活环境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也就是《世说新语》最大的特点,也是志人小说的特有色彩与特意味。志人小说重在表现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世说新语》记述是当时人物品鉴的产物,那么,什么是《世说新语》的精神?也就是说,什么才是当时人物品鉴的标准及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才是魏晋人所崇敬、所仰慕的呢?

第一,重人格,魏晋人力求摆脱儒教礼法的束缚,他们最崇尚

个性价值,最赏爱人格之美。《品藻篇》载殷浩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是对自我最高的尊尚,这是对个体人格最大的重视。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尊尚个人情性,尊重精神自由,于是,视功名利禄为身外之物,自称“人生贵得适意尔”(《识鉴篇》)。难怪刘伶放荡情性豪饮不已,还直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任诞篇》),这也是一生为“适意”也;难怪“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返”(《栖逸篇》注引《魏氏春秋》)。这是一生的不“适意”所致。当时社会重人物品鉴,品鉴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格美与否,即看如何对待个人情性,是为外物所牵呢,还是一任情性而动。

第二,重情。魏晋人重亲人之情,重友谊之情,尤以哀逝之情为重。魏晋人还具有一种对理论的热情,一种清谈的热情。《世说新语》中记载士人们思索玄理、辩论玄理的情事比比皆是:如《文学篇》载卫玠思索什么是梦的问题竟然成疾;《容止篇》载庾太尉在“秋夜气佳景清”之时,“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言语篇》载,各种各样的清谈即是名士的洛水之戏。魏晋人也钟情自然,他们发现了自然美,自然美在他们的意识中具有独特的意味,所以他们热爱的是自然本身。魏晋人更钟情于人生,时光流逝,人生短暂,常常使他们泫然流泪。总之一句话,《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人的重情,正如《伤逝篇》中所载王戎之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第三,重雅绝俗。绝俗,就是超脱于世俗那种风度。《雅量篇》载王羲之东床坦腹高卧之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闻贵人求婚而矜持,这是俗人作为,王羲之超脱其上,如不闻不见,此正是绝俗,当时人们欣赏的也正是此种风度,故王羲之得以选中。又如《任诞篇》载王子猷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精神雅,也要求环境雅;追求环境雅,也正是为了表现精神雅。因此,《世说新语》最欣赏那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巧艺篇》)的格调,最欣赏挥麈尾、健谈锋的人物,最欣赏优游从容、不动声色的风度,这一切,都是雅而绝俗。